

冷戰的母女

Mother and Daughter in a Cold War

■ 文 / 巫愷莉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三年級

原來，臨床實習不僅要學會照顧病人的身體和心理，也要顧及照顧者。因為照顧者情緒上過高的壓力，若沒有好好的處理，也會間接影響病人。

這是一位67歲的太魯閣族阿嬤，因為在家中連續發燒二天所以住院接受治療。在我照顧阿嬤的第三天早上，剛進病房就發現她的小女兒不在，覺得有點納悶，又看到桌上餐盤內的食物還原封不動，阿嬤還沒有用餐嗎？我就協助阿嬤用餐，然後餵阿嬤吃藥，接著還幫她清潔身體、更換尿片和衣服。由於是我自己一個人執行，我才發現原來換尿片也是需要技巧的，要一次將

尿片穿得服服貼貼，真不是容易的事。

整個早上，我注意到阿嬤的心情低落，默默不語，和昨天簡直判若二人，我問阿嬤：「姐姐今天怎麼不在？」阿嬤說：「我不想理她了。」我想進一步了解，但阿嬤保持沈默不願意談。下午阿嬤有檢查，所以學姊聯絡她女兒到醫院來。女兒下午來到病房後，把背包一放就坐在一旁，眼睛閉上，都沒有看阿嬤。我問她：「姐姐，怎麼了？」她才對著阿嬤氣憤地說：「你問她啊！你問她要怎麼樣？」我握著阿嬤的手問：「阿嬤，怎麼了？」阿嬤雙眼看著我，心情還是很低落，但卻什麼也沒說。一股低氣壓瀰漫在病房，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才好。

家人間的愛恨糾葛 難以承受的照顧壓力

後來去檢查的途中，女兒開始敘述與母親之間的問題。她提到不

當學姊試著放手讓學妹們照護時，學妹才發現原來一個個動作都需要技巧熟練。攝影 / 吳宛霖



知道媽媽到底需要什麼？也不知道怎麼幫忙才好。她也坦言，由於她小時候就被送人做養女，沒有和母親住在一起，只有寒暑假會回來探視母親，早就失去說母語的能力，所以也無法了解母親所說的太魯閣語。母親住院這段期間，她每天都處在焦慮與挫折中，例如，有天晚上母親突然流了很多血，把她嚇壞了，因為她從來沒有看過那麼多血，也不知道母親怎麼會突然這樣？之後每晚她都驚醒過來，深怕母親再發生事情。但是，哥哥們不僅無法體會她的壓力和挫折，甚至還責備她：「怎麼還是這樣？你是怎麼照顧的？」

哥哥們對母親的方式和母親對哥哥們的偏袒，也讓她既生氣又難過。她認為母親不是她一個人的，需要大家的關心，哥哥們應該抽空來看看母親，而不只是在電話中問她情況。而哥哥們不願意來探視母親的藉口都是「要工作，要賺錢」……

傾聽故事背後的真意 採取行動——化解

我發現自己在聽她的故事時，常常不知道該如何回應她的想法和感受，想幫忙又不知從何開始。我和老師討論後，老師帶我一起去和女兒聊聊，之後老師帶著我和學姊



臨床實習讓巫愷莉瞭解到，原來護理工作除了照顧病人，也要關懷主要照顧者的心情。攝影／吳宛霖

一起計畫處理的方法，例如：找醫師向女兒說明阿嬤的病情和治療情形，以減輕她的擔心；請學姊安排召開家庭會議，讓阿嬤重視的兒子務必要出席病情治療的說明會；讓女兒知道我們都是她的伙伴，是和她共同照顧阿嬤的人，有任何需要幫忙的地方，我們都很樂意協助。老師也提醒我，在為阿嬤進行各項治療時務必清楚說明，以減輕女兒和阿嬤的焦慮。

很快地，女兒會開始主動跟我講話，雖然我們的談話不是很深入，卻讓我覺得很開心，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開始，因為我們的治療性關係開始建立起來了。她開始願意信任我，願意和我一起照顧阿嬤，也了解照顧阿嬤的路上，她並不孤獨。☺